

在生命的寂静中遇见你

终剧 章演的

[日] 平野启一郎/著

丁世理/译

マチネの終わりに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マチネの終わりに

剧演的 终章

〔日〕平野启一郎/著

丁世理/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Matinee no owarini by Keiichiro Hirano

Copyright © 2016 Keiichiro Hirano/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ainichi Shimbun Publishing Inc..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Zhejiang Literature&Art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eiichiro Hirano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7-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剧演的终章 / (日) 平野启一郎著；丁世理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339-5490-1

I. ①剧… II. ①平…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5645 号

剧演的终章

作 者：〔日〕平野启一郎

译 者：丁世理

责任编辑：王盈盈

出版发行：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www.zjwycbs.cn

经 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62 千字

印 张：11.875

插 页：1

书 号：ISBN 978-7-5339-5490-1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初次见面的那个长夜 / 3

第二章 寂静与喧嚣 / 27

第三章 “魂断威尼斯”综合征 / 45

第四章 再会 / 67

第五章 洋子的决断 / 111

第六章 消失 / 147

第七章 爱的魔法 / 227

第八章 真相 / 283

第九章 演奏会结束后 / 345

主要参考文献 / 371

引用文献 / 373

后 记 / 374

引言

小说讲述的是苜野聪史与小峰洋子的故事。

他们各自都有生活原型，考虑到现实的影响，文中的姓名、单位、事件、日期都做了相应的调整。

倘若如实叙述，我本人必须在若干情景中登场，而实际在小说当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设定。

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揭露两个人的隐私，故事情节也不完全基于现实。这样的小说，于读者而言，可能难以尽兴。然而应当看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虚构情节既可以掩饰秘密，同样也可以揭露一些秘密。出于保护当事人的考虑，尤其是针对书中两个人感情生活的部分，我的初衷是跳出现实，力求刻画出两位虚构人物的真实。

他们两个人相遇之初，都处在人生行至半道而斜出正途的状态。虽然到了不惑之年，却都陷于一种敏感的不安中。他们充满希望同时也充斥喧嚣的日常生活，无论持续与否，都是那么百无聊赖。正如但丁《神曲》中写的那样：一直不明所以，蓦然回首，已然置身黑暗森林之中。

他们的感情，该如何定义？是该称为友情，还是视作爱情？他们之间一度保有高度的互信，这种互信既不痛苦也不快乐，有时甚至会发展成憎恶。但不管怎样，如果将这互信的缘由仅仅求诸肉体，又未免索然寡味。

两个人当中，我首先结识男方，尔后与女方也有联系。如此，才知晓了他们相亲相爱的奥秘。

他们的人生，光辉与孤寂同在，欢喜与悲哀共存。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心灵感应才让我觉得那么美好。我的感觉不一定准确，但是这种美好在当下确实难得一见，在过去更是未曾寻见。

我同情他们，有时也为之扼腕，然而心底更多的是羡慕。本来，我觉得他人的恋爱是无趣的，然而他们的恋爱确实不同寻常。数年来，我屡遭重创，于工作间隙琢磨两个人的恋情，得以从现实中获取了须臾的解放。

当然，我自己是绝不可能走上他们那样的人生道路的。至今我仍然经常换位思考，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我，将会怎么做？

他们的人生，谜团众多，有的问题自始至终我都没能参透。各位读者倘若急于从中求得共鸣，未免会扫兴——毕竟即便如我，仍然感觉他们的世界很遥远。

长期以来，总想写写他们的故事。因为我觉得，着实有必要将二人的事迹成诸文字，晓于众人。

文末赘述：小文乃是小说脱稿后追加，因为后来增补，本无须赘言，然而如果不多此一举，内心颇为不快。

第一章 初次见面的那个长夜

1

蒔野聪史是一名古典吉他手。二〇〇六年，他三十八岁，恰逢出道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他先后在国内举办了三十五场公演，在国外则举办了五十一场。在众人的期待之中，是日，终于迎来了巡回公演的收官终场。

三得利大礼堂会场外，红叶正值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夜幕降临之际，匝在树上的霓虹灯通电后发出香槟色的光，格外明亮。迎面吹来的寒风不时卷起地上的落叶，手握入场券的观众纷至沓来，丝毫不受天气影响，每个人心中都充溢着期待。

这天晚上的公演圆满成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屡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压轴曲目是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①合奏的《阿兰胡埃斯协奏

① 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日本东京的一支管弦乐团，是日本交响乐团联盟的正式成员之一，创立于1972年，由小泽征尔担当桂冠荣誉指挥。

曲》(Concierto de Aranjuez), 追加曲目环节演奏的是劳罗^①的《委内瑞拉圆舞曲》(Seis por derecho)、蒔野本人改编的《勃拉姆斯^②间奏曲第二号A大调》(Intermezzo in A major) 以及武满彻^③改编的甲壳虫乐队歌曲《昨日》(Yesterday)。蒔野平时喜欢用弗列塔吉他, 此次演出用的却是斯摩曼吉他。

十八岁那年, 当时还只是一介高中生的蒔野参加巴黎国际吉他大赛并拔得头筹, 一时间无限风光, 自此音乐人生顺风顺水, 并未经历太大的波折。二十年的吉他人生充分见证了他的才华, 这种才华是老天赐给一位音乐人最宝贵的礼物。

他的演奏如行云流水, 每每令人陶醉。“闻之, 不容懈怠”——屡屡成为他的月旦评, 字里行间既肯定了他的技艺, 亦隐含了少许的无奈: 因为他的演奏令人无法放松。

出道以来, 他一直是多面手, 无论演奏哪个乐种的哪个曲目, 总是那么娴熟, 难免给人卖弄技艺的印象, 另一方面, 演奏中却总是呈现出思辨的神情, 仿若正与强手对弈。

这天的公演, 蒔野对乐曲的理解透彻明晰, 为其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观众在片刻的惊愕之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整场演出下来, 细节活跃了整体, 整体亦在每个细节中熠熠生辉。尤其是《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客观地讲, 乐曲本身枯燥乏味, 不论演奏技艺高

① 安东尼奥·劳罗 (Antonio Lauro, 1917—1986), 委内瑞拉音乐人, 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杰出的吉他作曲家之一。

②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33—1897), 浪漫主义中期的德国作曲家。

③ 武满彻 (たけみつ とおる, 1930—1996), 日本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

低，通常都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然而，蒔野的演奏灵动跳跃，观众几乎可以看到一个个音符在乐谱上跳动。难怪某些评论家啧啧称奇，丝毫不掩饰心中的疑惑。

总之，他的演奏玲珑剔透，全然没有留下可以指摘的漏洞。

果然在追加曲目环节，观众不约而同地起身鼓掌。为了让自己的掌声传给蒔野，每个人都挺直腰杆，竭力抬手向前。蒔野此次的演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观众在音乐中受到的感动，与他们掌声的大小成正比。

每首乐曲演奏结束后，蒔野都会礼节性地鞠躬答谢，且每次鞠躬，动作上都有细微的调整，看起来干练脱俗，洋溢着充实与陶醉的同时也不掩饰精神的疲惫。他的微笑透着一点羞涩，全然不同演奏时的严肃，带着以往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洒脱之感。

公演结束后，出口大厅一片嘈杂。自喜不虚此行的观众都移步到此，听到前后左右的议论后，更加坚定了各自的看法。有独自一人的聆听者，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已经拿起手机开始发朋友圈，不经意间停下的脚步挡住了后续退场的观众，好不尴尬。

这天的演奏录音，不久刻印成了唱片，作为古典吉他专辑发售。其销量亦相当可观，后来还荣获日本录音金像大奖。

音乐杂志、新闻媒体以及电视节目都对此次公演做了相关报道，以至不谙音乐的一般民众也在不知不觉中对“蒔野聪史”这个名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比起当时的反响，这次演奏会的意义，于日后更加彰显。

因为，蒔野的音乐人生在这之后，突然陷入了长期的静默中。

2

事后想来，有一件事应该能算得上这次长期静默的征兆。

当天公演结束后，与以往相比，更多的粉丝汇集到后台的休息室。蒔野并没有马上出来与之见面，而是一个人在休息室里足足待了将近四十分钟。

由于他许久不现身，不明就里的工作人员甚至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是一个人在房间里晕倒了。而木下音乐公司方面的经纪人三谷早苗，说什么也不肯把休息室的门打开。

三谷大概一年前开始做蒔野的经纪人，最近刚刚迈过三十岁的门槛。她平时一心忙工作，并未在意年龄，待到有意识的时候，不免感慨岁月不饶人。她平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圆脸上总是泛着红润，梳着栗色的波波头，不仔细观察，还以为是一个小女生呢，但其实性格倔强，从不服输。像她这样的职场女性，年长一点的男士要么觉得可爱而处处关照，要么觉得性格太强不愿靠近。总之，她棱角分明，给人非黑即白的印象。

蒔野进休息室前叮嘱过三谷不要让任何人打搅他，三谷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照办，没有让前来拜会的粉丝靠近。

终于，蒔野从里面出来了。他一边连声说“有劳大家久等了”，一边插科打诨道：“刚才一路下来，着实累得不轻，眼看就要奔四十的人了，大不如前啊！”

上身一件黑外套，里面的白衬衫上镶着不起眼的星纹刺绣，下身

一条苔绿色工装裤。蒔野的头发理得很顺，一脸若无其事的神情笑迎等候许久的粉丝，也不知道是朝着谁在笑。

看到他一切正常，工作人员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只是不经意间发现一个七百五十毫升的空矿泉水瓶被随意地丢弃在休息室里的地板上。后来工作人员闲聊时，无意间提及那个奇怪的空矿泉水瓶，好多都不明所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蒔野在休息室里磨洋工似的待了四十分钟，大多数粉丝都等得不耐烦回去了，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坚持到了最后。对这些忠实粉丝，蒔野非常礼貌也很得体地一一打招呼。排在粉丝队伍最后面的是朱皮特唱片公司的是永庆子，站在她身旁有说有笑的长发美女则是她今晚的同伴。

是永与她的同伴还排在队伍后面时，蒔野就已经开始关注她们了，准确地说不是她们，而是是永的同伴。时间再往前推，当他还在舞台之际，就已经注意到一楼嘉宾席上那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在人群中发现是永后，他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毗邻的座位，当时看得不甚清晰，印象里是一位面色白净、面部娇小的女士。

现在她就站在队伍后面，乌黑亮泽的长发垂在略宽的肩膀上，挺拔的鼻梁勾勒出立体的线条，眼窝较浅，双眉弧度不大，两只大眼的眼角略微下垂，笑起来的时候如小顽童一般灿烂。细长白净的脖子上围着一圈黑绿格子镶花披肩，下身穿着稍微做旧的修身牛仔裤，衬着腿型非常美好。

蒔野完全被她吸引住了，一不小心观察过了度。轮到她与是永上前时，反倒有些局促，慌乱之下只得赶紧把目光转移到是永身上去。

一番赞赏与慰劳之后，是永终于开始做介绍。

“这位是小峰洋子小姐，目前是法国RFP通讯社的记者。”

洋子边握手边微笑着向蒔野表示祝贺，听上去就像美国人在说“Congratulations”或者法国人在说“Felicitations”。她化着不同于一般日本女性甜美范的淡妆，名字虽叫日本气质十足的“洋子”，但从容貌看应该是混血儿。

“您追加的《勃拉姆斯间奏曲》，我非常喜欢。您的改编也很精彩。”

听到这番话，蒔野高兴得合不拢嘴。在洋子之前还没有哪个粉丝称赞过他改编的《勃拉姆斯间奏曲》。比起《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他自己改编的《勃拉姆斯交响曲》才是今晚蒔野唯一满意的演奏。

“哪里哪里，一个人演奏还是很费劲的。”

“真的很精彩，我听得都入迷了。”她的微笑毫无夸张奉承之意，手贴在胸口，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您的演奏把我带向了远方，仿佛有人牵着我的手朝着远方走去。”

蒔野顺势伸出手来，一边做邀请状，一边笑着说：“其实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一直在吸引您的注意。”

突如其来的挑逗，令洋子着实有些意外。

看到场面有些尴尬，是永赶紧来打圆场：“洋子，你可要注意，蒔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么有才，又不是同性恋，这样的钻石王老五你可要小心啊。”

“你看，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庆子怎么老往那个方面想呢？”

“不光我这么想，大家都这么说。话说回来，你还是矜持一些为

好。小洋已经订婚了，是她的大学同学，和你完全不是一个类型。人家是经济学家，还是个美国人。”

听是永这么一说，蒨野赶紧把手缩了回去，仿佛在美术馆里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仕女图时被工作人员喝止后那般狼狈。

“看来非常不凑巧啊。不过，庆子最后提到的美国人是怎么回事？”

蒨野边说边瞅了一眼洋子的左手，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铂金戒指。

蒨野与是永两个熟人之间，你来我往，毫无忌讳。洋子一时半会不太方便插话，眼看苗头不对，也只好强行转移了话题。

“我原来一直非常喜欢古尔德的钢琴曲，看来今后应该多听听蒨野先生的吉他。”

“古尔德弹得确实好，我也非常喜欢。您要是听他的曲子，肯定会觉得还是钢琴好听，还请这段时间忍痛割爱，千万不要去听啊。哈哈，玩笑，玩笑，古尔德是大才子，我哪里敢与他相比，只是不才与他有个共同之处。”

“共同之处？是都怕冷吗？”

“您说的还真是，可能也有这个相同点吧。不过最大的共同之处是，我也讨厌演出。”

“这么说来，您今晚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一个‘野蛮仪式’？”不知为何，洋子轻易地接受了他所说的，还特地与蒨野对视了数秒。

瞬间的对视，让蒨野觉得洋子不同寻常的目光既是在询问，又充满了理解与肯定。他惯有的客套笑容蓦地淡去，又觉得可能只是自己

想多了，赶忙重新扯出一丝微笑。

手里扶着吉他包站在一旁的三谷早苗不知道“野蛮仪式”是古尔德的用语，对洋子的“出言不逊”显露出一丝不悦。是永敏锐地捕捉到了莼野的表情变化，担心他着恼，为了打开局面，赶紧将话题又转移到刚才对洋子的介绍上。

“洋子的令尊大人，正是你非常喜欢的电影——《幸福钱币》的导演。”

“欸，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耶尔科·索里奇吗？”莼野吃惊地看向洋子。

“我母亲是日本人，是家父的继室。我刚长到懂事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因此我几乎没有与父亲共同生活的记忆，不过我们父女之间一直有联系。”

“原来是这样啊！我迷上吉他就是因为令尊的《幸福钱币》这部电影，从小到大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真的非常仰慕他，由衷地仰慕！”

“感谢您的喜爱，先前就听说您非常欣赏家父的作品。实际上，我这回算是第二次听您演出了，当年您在巴黎国际吉他大赛上独占鳌头，我和母亲慕名前往聆听了您的演奏。从来没想过一个日本人能有这样的成就。如果没记错的话，您得奖后不久，就在法国首屈一指的普莱耶音乐厅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出吧？”

“哎呀，还有这一层渊源啊！让您见笑了，非常荣幸……只是当时技艺不精，可能没达到您的预期。”

“哪里，哪里。您当时的演奏实在太精彩了，以致我都心生嫉妒

了。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日本高中生竟然能把父亲的电影主题曲演奏得那么传神，还博得满堂喝彩，叫我这个当女儿的情何以堪？可以说，当时对您是因妒生恨啊。”

洋子自嘲时，表情夸张，鼻梁上挤出几条浅浅的皱纹，牙齿洁白明亮，在莳野眼里活脱脱就像个孩子。

粉丝见面会快要结束了，两人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他们一点儿都不像初次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此时，刚才出去打电话的三谷回来催促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去庆功。

洋子瞟了一眼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都已经这个点了呀，真是不好意思，占用您这么多时间。”说完就准备打道回府。

“要是方便的话，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来一下我们的庆功会，这样我们也好继续交流。”莳野抓住机会，顺势邀请。

是永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洋子的手腕就说：“难得人家一片好意，我们去吧。”

洋子本来面有迟疑之色，经是永一撺掇，又看了看手表：“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是大家搭乘多辆的士，奔向附近一家熟悉的西班牙餐馆。

时间已近晚上十一点。

3

昏暗的餐馆里除了三谷预约的位置，其他都坐满了夜客。

甫进店内，首先听到的就是西班牙弗拉明戈舞曲，紧接着看到收银台一侧的白壁上满是“某某到此一游”的签名。洋子解下外套，注意到墙壁上帕克·德·路西亚^①的签名，此时店内播放的弗拉明戈正好是他的曲子。

面对面不太明显，从侧面来看，洋子确实有几分索里奇的神色。可能也是因为她看到路西亚的签名，想到了什么的缘故。

洋子察觉到蒔野的视线，指了指路西亚的签名后便转身过来。来的时候她与蒔野不是一辆车，算起来此时二人应该是第二次对视。洋子以前就比较擅长与艺术家打交道，加之刚才与蒔野已经做了充分的交流，全无法场之感，很自然地与大家打成了一片。看到这一幕，联想到刚才的交谈，蒔野心中陡然涌起一股爱慕之情——“原来是索里奇的千金啊……看上去有些难以接近，很是知性端庄，但表情又可以说温婉可亲。然而……”

一行八人围着桌子坐定后，先用西班牙卡瓦酒干了杯，然后各种下酒菜次第端了上来，大家依次用公筷将下酒菜择到各自的小盘子里。

蒔野还是那么能说会道，此时大家正在说摄影大家S的话题，他接过话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京都巡回公演结束后在返程的新干线上偶遇S的往事。

① 帕克·德·路西亚（Paco de Lucía，1947—2014），西班牙弗拉明戈吉他手，20世纪以来弗拉明戈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以出色的演奏技巧及多产闻名，被称为“弗拉明戈吉他之神”。